



綏德州志序



存一代之是非者史表
一方之風氣者志志之
重與

國史等上郡爲秦漢名區

歷唐宋元明形勝列西
陲保障風俗近三代樸
雅官于斯者代有良吏
生于斯者代有偉人舊
志亦綦詳已年來兵氛

之餘梨棗灰燼楮墨蠹
蝕文獻之書闕焉已久

蘇公朗陳公壬午與余同
聽叨鹿于燕臺每一晤
語卽見經世大學造以

宮詹拜關中左轄敷政
宣化百度具舉折畝一
疏尤得禹貢則壤之義公
餘纂全秦通志徵郡乘
于綏

州守次卿王公絲綸世
胄也蓋循良具博雅之
材者銳意彙輯延諸生
開局編修擷采遺文諮
詢故老剝苔蘚而披石

碣入山谷而揆題咏匝
月竣事郡人郝太深氏
廷對入

都攜稿示余見其典而覈
約而該志也實史矣洵

令閱者考沿革而知古
今之變辨物產而識土
地之宜稽田賦有墾荒
生聚之思詳郵傳有蘇
困卹罷之望秩官志矣

循名不著者尙屬心思
也人才志矣里閭蜚聲
者猶芬齒頰也後之官
于斯生于斯者讀是編
可以興矣寧紀載之文

也耶

順治辛丑夏五月穀旦
貴州道御史艾元復序



新修州志序

元士譎劣無似濫膺綏邦

于己亥初夏蒞止顧綏自

明季兵禍後人民寥落城

郭半爲茂州人固疑予之

不樂也竊自念吾人志存

溫飽往往馳情華臚岑寂
之地怠心生焉心怠則傳
舍其官傳舍其官則傳舍
其事不思受厥

命食厥祿詎敢怠厥事是以
夙夜孜孜因題其堂曰敬

事以自警其怠心然實未
之能也辛丑會

當事有徵志之役敬延郝
生鴻圖載筆博採衆編爰
集信史尊賢訂古無不竭
焉書成同事諸子請序于

予予自媿不文且序志者
執筆如林何敢爲嫫母效
顰耶蓋志所以識事敬其
事則按圖籍而思沿革坐
堂皇而厯民隱酌古斟今
無不在是謹書敬事之義

敘德

僭諸首簡以俟後之君子

順治辛丑季夏望日

綏德州知州太原王元士

題

官秩

人物



予予自媿不文且序志者
執筆如林何敢爲媿毋效
顰耶蓋志所以識事敬其
事則按圖籍而思沿革坐
堂皇而厯民隱酌古斟今
無不在是謹書敬事之義

僭諸首簡以俟後之君子
順治辛丑季夏望日
綏德州知州太原王元士
題



馥



魏 魏州 魏州 魏州 魏州 魏州 魏州 魏州 魏州 魏州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鄭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晉

綏德州志目錄

輿地

建置

祠祀

田賦

郵傳

官秩

人物

選舉

郝鴻圖曰尚書以降左馬分鑣紀傳編年鑒戒聿昭猗
彼蘭臺易書而志食貨地理既詳以次郡國師之方輿
是記維我上郡秦漢迄今山川風土人物典文間有述
者湮息無聞輶軒莫採稗官曷集考古徵今罔不心盡
爰稽蠹簡載發芸編以論以述而緝而刪浹月成書綱
舉目附敢辱汗青聊存掌故述綏德州志八篇

一 山川界畫風俗推移職方所重有取于茲爲輿地篇第
一 屏署學校辨威明秩典在司存其制宜悉爲建置篇第

二 理人事神匪瀆匪淫日祈日報務義敬歆爲祠祀篇第

三 維此食貨洪範是重時使薄斂庶其無困爲田賦篇第

四 置郵傳命無遠弗届我馬玄黃庶毋我瘵爲郵傳篇第

五 承流宣化保障繭絲我思豈弟士民之儀爲宦秩篇第

六

彼美人兮邦家之光或出或處罄無不減為人物篇第

七

振揚中外進用昌時毋志溫飽稷契是師為選舉篇第

八

纂志姓氏

貴州道御史四川艾元復鑒定

緜德州知州太原王元士彙纂

緜德州辛卯舉人黃如樸同閱

國子監恩選貢生戊子舉人黃如閻同閱

米脂縣儒學生員艾元豫參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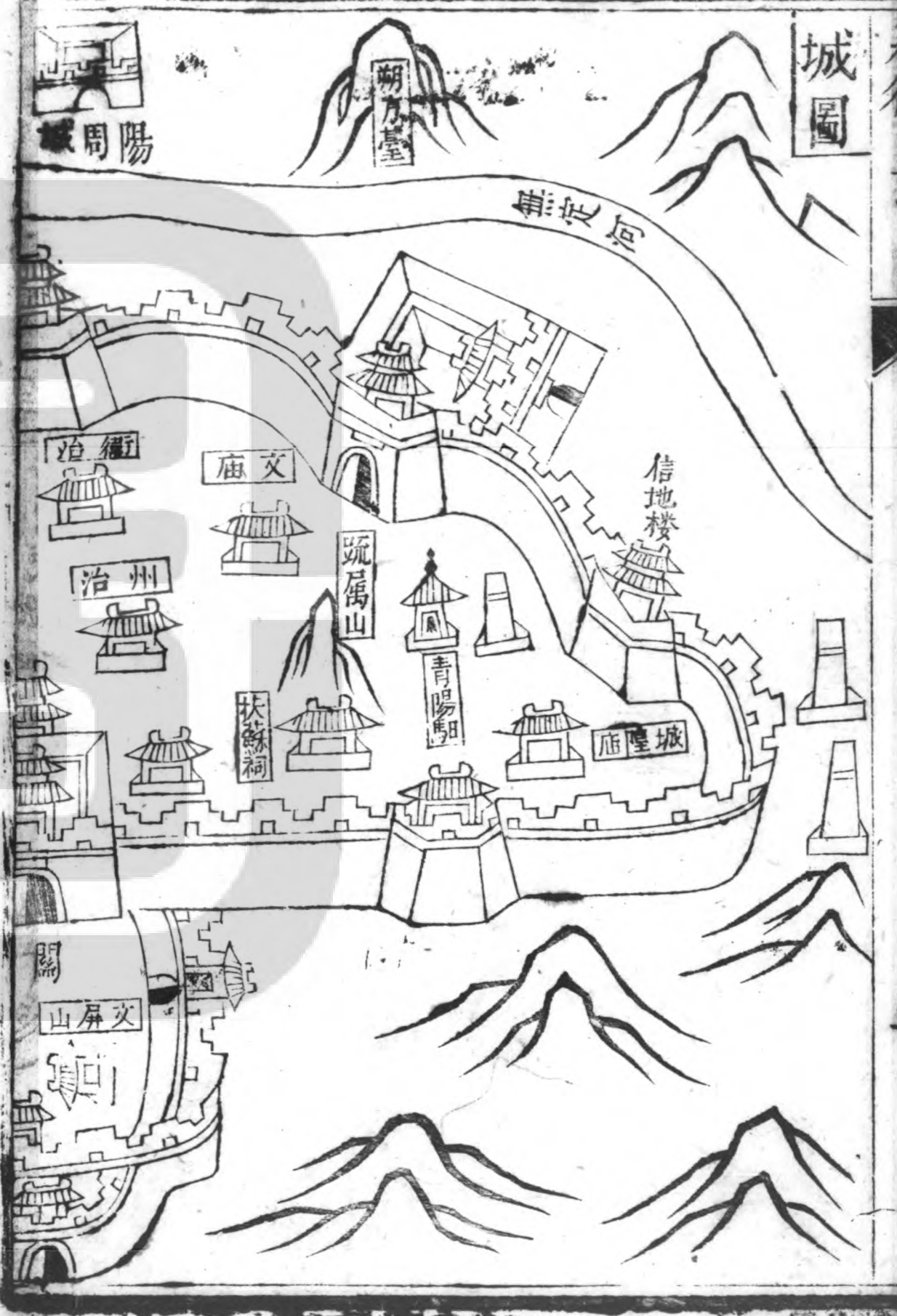
緜德州儒學生員郝鴻圖論次

王必大

緜德州儒學生員李永祚同校

馬猶龍

城圖



月宮寺

演武場

院考

院察

關岩雲

天寧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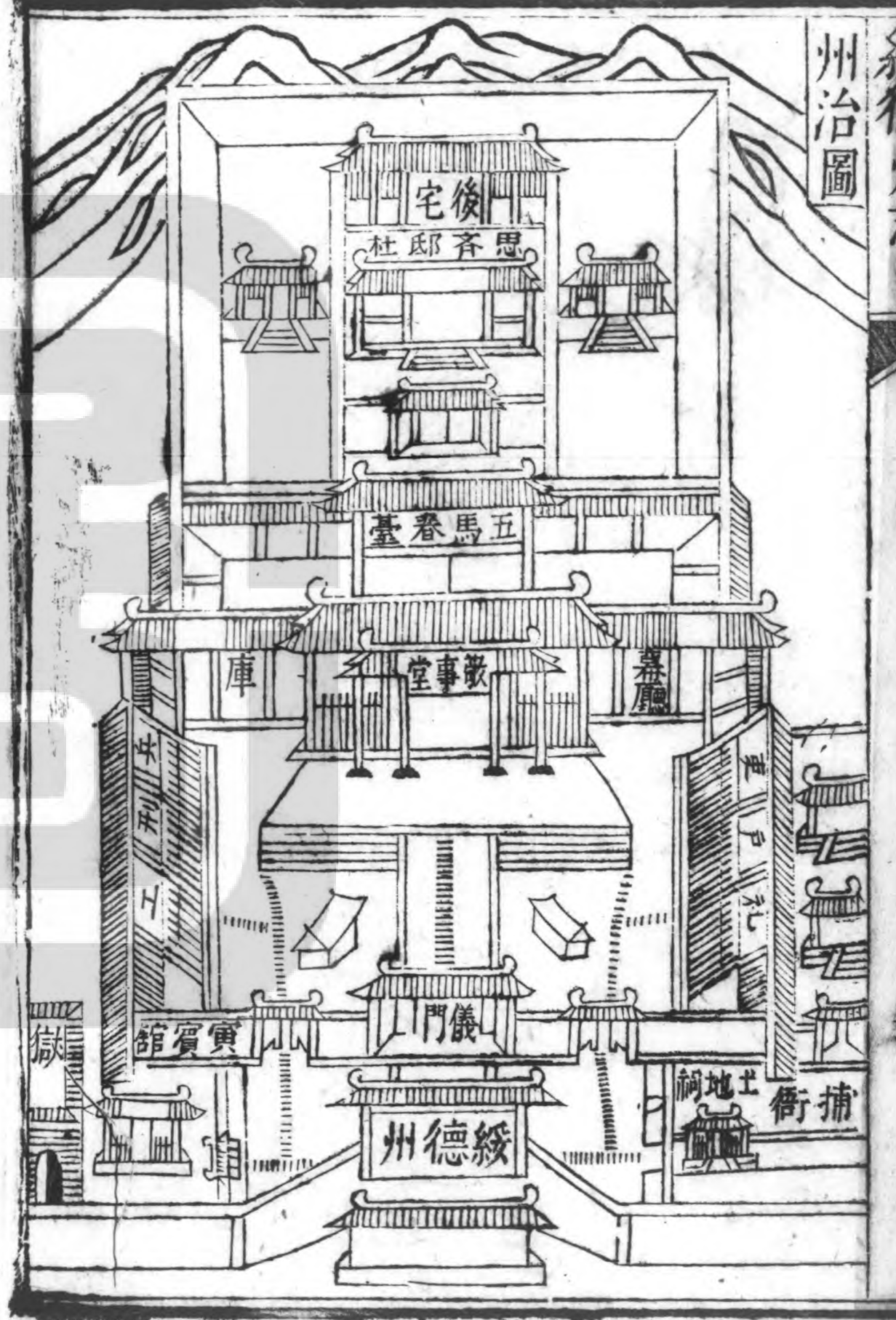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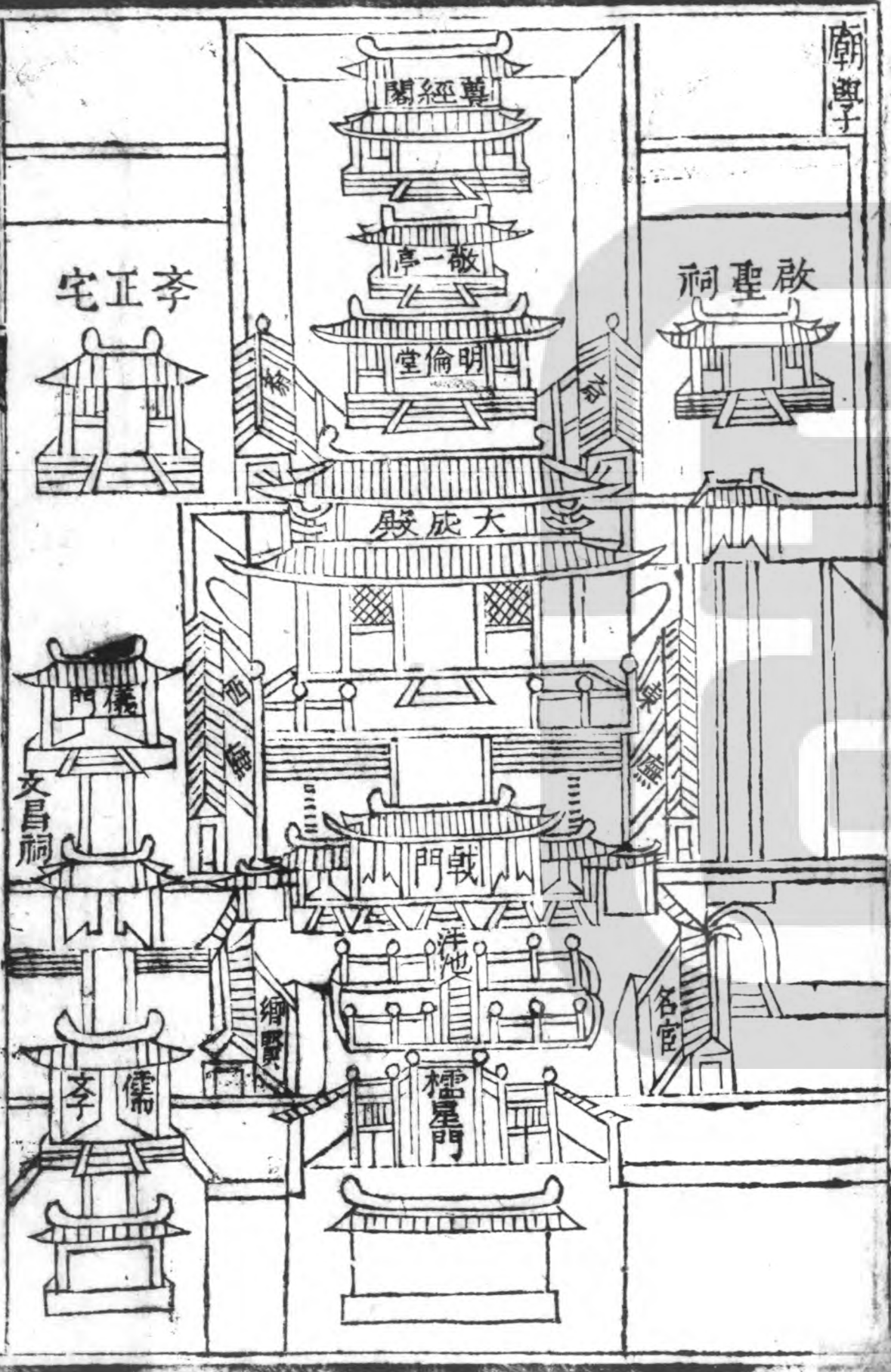
家恬塚

雕山

城

五虎峯

三



綏德州志卷之一

輿地第一

綏德分野當天文東井十三度又云入尾十度禹貢雍州之域歷

代沿革不一周屬并州春秋白翟所居戰國為魏地秦為

陽周上郡治此漢為雕陰縣東漢為雕陰城安帝永初五年徙治彭衙

順帝永建四年復上郡舊土永和五年徙上郡居夏陽三國屬魏晉仍為上郡後為

勃勃魏置上郡又分置西魏置綏州隋大業初改上州尋

廢置雕陰郡領上縣太斌延福儒林真鄉開光唐初為綏

州天寶中改綏德郡乾元初復為綏州領龍泉延福綏德城平太斌計五縣

五季領於拓拔思恭後李仁福為定難節度使遂有其地**宋初**屬李彝興太平

興國十年李繼捧入朝獻綏銀等四州李繼遷請降又以予之至道三年夏徙綏民于平夏後至元昊悉有夏綏等

州英宗治平四年种諤復綏州神宗熙寧二年改綏德城

元豐七年以延州米脂浮圖懷寧順安綏平六城隸之哲宗元符二年置綏德軍以

泉米脂開光義合浮圖懷寧順安綏平臨夏青澗克戎永寧關白草寨隸之

改綏德州領清澗縣**元仍舊**金興定五年木華黎侵夏夏人以兵附之遂取州至元四年併義合

綏德人焉後為明仍為綏德州隸延安府洪武四年領清澗米脂葭三縣

八年升葭縣為州弘治九年清澗直隸本府止領米脂一縣○編戶十里曰宣化坊附郭領宣化一圖曰興賢坊領

和而永和仁義福興四圖曰慶豐坊領常寧福樂佛子新安義讓五圖嘉靖元年併福興新安仁義為七里天啓中

改佛子為興賢

國朝因之

疆域東至黃河一百二十里南至清澗縣界二十里西北

各至米脂縣界二十里

山之在城內者為疏屬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發

磐石于上郡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對峙而踞一足問群臣莫能曉劉向按此言對之帝大驚

關城之南綠樹蒼蔚峯巒羅列如屏者為文屏上有真君廟又名二

即山○都御史楊錦詩名城正對二即山層巒峯巒萬玉環登眺路連青嶂外轉移身在紫霄間透門古木幽禽集

摩漢仙宮共容攀借問斬蛟郡守事徘徊遺跡不知還○都御史石州張珩九日登二即山詩古廟當形勝筵開入

受恩州志 卷之二 二

翠微詩壇依菊坐王羊倚雲揮城郭蒼煙合山巖紅葉飛
 淹留成一醉帶月自天歸○郡人馬汝驥登二即山同大
 兄詩丹梯百丈繞雲松秀出吾州第一峯山接石城屯虎
 豹水交沙窟混魚龍天門絳節時朝斗日殿黃冠自扣鐘
 捫棘踐苔兄共上回看萬井翠煙重○王訓賢詩喬木納
 佳涼况茲登高嶼四望俯群嶺岐伏如鳥鼠琳宮既以闕
 兼之構危處一臨心目澄澹然忘煩暑○郝汝松冬日遊
 山詩朝雲連粉堞暮雪戴金宮漢表疎鐘起敲回一切空
 ○馬猶龍詩日暮煙霞檻外流雲籠翠色兩峯頭石渠廣
 識他山事青霧疑臨此地騶理水帶連澗裏落月臺光滿
 座間收龍蟠虎踞當鷄
 案聲散中天四野浮
 自文屏踰王枕岡西兀然高城外

者為雕山

漢縣名雕陰以此○唐韋莊咏雕陰詩雕陰無
 樹水南流雉堞連雲古帝州帶雨晚駝鳴遠戍

望鄉孤客倚高樓明妃去日花應笑蔡琰歸時鬢已秋一
 曲單于暮烽起扶蘇臺上月如鉤○郡人郝汝松晚眺詩
 蒼蘚蓋山頭日暮雨初歇
 舒卷半天霞吞吐一輪月
 環城西北深理水抱雲巖為五

虎峯西五里為合龍山

郡人御史李時馨
 有真武廟碑記
 城東南十五里

為香鑪峯七十里為定仙嶺

武經以為行兵要路金
 大定中置第二將營
 東四

十里為鳳凰山

相傳有鳳集此又名鳳嶺古屯戍處○
 唐張潮江南行茨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

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
 上水人傳即在鳳凰山
 其無名及訛傳不經者不載

水則大理

宋种諤復綏州夜
 渡大理水即此
 循城西北注圍水
 後人以潰
 沙急流深

淺不定更名無定河亦古戰守要地○唐陳祐詩無定河
 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
 白髮生○又陳陶詩有可憐無定
 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之句
 圍水源出沙漠徑米脂

由城東至清澗境入河

黃河也
 凡水之屬在境內者雖多不

錄其以泉名者為鳴咽

在城東五里相傳扶蘇死處舊有
 祠今廢○唐胡曾詩舉國賢良盡

淚垂扶蘇誓死戍邊時至今谷口泉鳴咽猶似當年恨李
斯○少師太原王瓊詩城東五里盧家灣寒泉迸出石壘
山泉聲似泣還似訴彷彿公子遺魂好昔人已矣恨未已
無情却作有情比題名鳴咽萬石傳恨在人心不在水○
郡人馬汝驥四月八日遊盧灣詩獨背孤城曲川吞萬嶺
偏在晴沙日淡首夏野雲鮮酒灑花間石葉揮樹裏泉獨
哀公子廟遺像卧蒼煙○王訓賢詩驪陰城南恨水流鶴
洲流下入鷓洲無須嗚咽長如此何似當年哭李由○郝
汝松詩秦皇無道遠天性相煎
龍泉 城東龍兒灣淵靜矣
急祇今樵牧人尚說扶蘇泣
朝內昔人有流鶻亭
爲治游勝地今廢○太原王瓊龍泉紀遊詩青崑一上迥
斜曛杳杳幽涼樹底聞馴鳥淨涵秋潔雪謫龍深臥晚山
雲題名
人誰讀修禊池荒客自醺觴咏從來傳樂事
昔賢何必感斯文○郡人郝鴻圖春游回文豁清繞樹綠
燕平麗日芳郊一望紫黎杖過橋尋遠寺柳花吹雪亂啼
鶯低飛蝶粉飄香好淺暈桃痕映畫晴携酒春遊堪勝賞
堤長注水
若城西關關中通惠泉則引理水以備急用者
碧流橫

今廢

古蹟上郡城

今不知其處或云在城北○學憲濟南李攀
龍詩高城窈窕四山開西北浮雲睥睨迴鼓

角疑從天上落輶車真白日邊來防
尚借秦人策射石
猶傳漢吏才聞道朝廷思猛士羽書飛過赫連臺○叱馭
何來絕塞游獨看山色向新秋人家漸出層崖樹客路高
盤斷壑流朔氣忽隨風雨至孤城長傍夕陽愁五原子弟
輕烽火馬上談經半白頭○吳郡王世貞怨詩行忠臣不
可爲良臣不可求李牧却秦師功多竟不侯朝議進郭開
夕骨委荒丘千金賣社稷舉宗托仇讐蒙恬
俠筆
河南收長城五里雉堞如雲浮趙高從中制片紙下沙
丘扶蘇掩袂啼一劍死陽周合若投膠漆棄若覆水杯捐
脰非所難誰爲紆國憂我欲寄此曲此曲多悲思今日樂
相樂別後
北二里爲月兒臺
一名賞月臺相傳扶蘇賞月
處○石州張珩詩太宰舊遊
莫相疑
地扶蘇賞月臺雙流平野合一徑半山開石洞惟雲度花
崑但鳥來登臨興不盡徙席向莓苔○郡人王訓賢詩臺

臨溪上月臨臺若箇遊人賞月來清夜碧岩香蒲院一天
 秋水桂花開○郝宗玄詩荒臺突兀插山頭帝子人傳此
 地遊留得當時明月在天煙水似含愁
 晉溪洞 僉事桑溥為少師太原王晉
 子即祚之年奸臣有忌予者嗾言官論及之遂以屬吏必
 欲殺之既而兩京臺諫及大臣復有言予功不可泯善不
 可掩者於是不得已謫戍綏德明年為嘉靖改元五月朔
 抵綏德舍州城中觀綏之諸山至月崖崖有寺日月宮去
 城北二里而近近而弗諱幽閒而弗荒因以為游息之所
 明年癸未十有一月陝西按察僉事濮州桑君汝公行部
 至綏嘆曰是足以寓公矣崖東舊有石室君命鑿其贅石
 而弘敞之取予舊號書門上曰晉溪洞洞右有隙地在閣
 之左高與閣並復構小屋下瞰固溪大理之衝題曰川上
 亭又標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自是予定居焉窮旦暮
 閱寒暑惟山水與俱嘗觀夫雲霞卷舒雨雪流布煙霏而
 月皎日麗而風妍時景變見明滅萬狀實惟此山為盡得
 之罔巒上下多田疇夾河南北為通衢凡行者息者遊者
 歌者負而乘騎而馳者耕耘灌汲樵而芻牧者往來交

乎其前舉矚而畢見至於州樹果蔬敷腴而茂實華木之
 欣榮蟲鳥之鳴時皆足以娛乎耳目而自適其天吾之眺
 游嘯歌窮年不知此身之為遷客而去鄉里之既久
 也蓋景物當其會故攬可遠而觀聽可周謂非得山水之
 助乎夫綏本秦上郡秦太子扶蘇及其將蒙恬皆受害於
 此距河而望數里外迺陽周故地城之陰則扶蘇之家存
 焉夫綏固罪放之區也而為予之所履雖以予之踈曠
 既即其地而能樂其所有然遐思其事亦不能不為之興
 懷也惟世之奸雄欲傾其所忌必其智足以欺蔽其君而
 其力足以惑亂天下之人然後得騁其謀千載相循如出
 一轍逮夫勢消力歇而儉偽之跡卒莫能掩則以實理之
 存而不得不變耳故吾嘗于此當夫歲時云暮天空夜寂
 之時憑高而憇則凡向之交乎吾前者歸藏偃息萬籟盡
 閑徒見天宇之穹然山川城郭之巍然者在焉是其靜正
 之體彼紛然者固莫能有所撓也於斯時也耳目不役物
 我皆忘初無足以當吾之樂而亦何以悲乎抑予所以能
 不愧于此地者亦庶乎其在此矣因書以為記○翰林修
 撰武功康海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晉溪王公以

詔獄謫戍綏德綏士王玟輩因日從公游綏郡諸山
 水惟月宮寺山為公所愛山有石洞公來則恒憩洞中或
 登眺崖際而崖復當大理無定二河之交其前直龍灣村
 烟樹鬱蔥望之如畫陝西按察僉事桑君汝公過綏與游
 茲山因更治洞軒豁可愛遂圖公像洞中而刻其上曰晉
 溪洞又構亭崖際臥憩亭上瀟聲四來萬景俱寂公由是
 日夕居之怡神養氣若將終身因自號曰雙溪老人玟輩
 每侍公遊歸即私相語曰自睹公後乃知胸中更無一毫
 榮辱累也公居綏六年天子以廷臣論薦欲起公矣尋有
 詔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公將去綏謂玟等曰吾太原距此
 近接石州止限以大河謂秦晉耳實古晉地也梁惠王所
 謂西喪地七百里于秦即卿延銀綏之地焉民風土俗畧
 無少異予與諸君實有鄉契吾顧老矣後會無日奈何玟
 等感公之德因請記刻之堅珉以誌不忘昔予在翰林日
 未嘗不奇公之才服公之守也承平日久士大夫尊顯貴
 盛崇比周而詘法守智能之士先交予樹譽望以釣世而
 固位雖敗露己及而群口騰頌反益重矣如是上雖思以
 名實綜覈天下胡可得也至于守法之臣則上無強援下

無私與惟徇理據事而行此主之厚福邦之大閑也俗及
 以稟戾檢邪目之一口倡萬口和且爽非忠而伊傅非才
 矣况其下乎公為大司馬時方多事伸縮劑量悉得其當
 明興本兵大臣孰能出其右者即其所以先名實究欺罔
 者而觀天下方以為美而縉紳顧以為病六年之戍公則
 何愧哉嗟夫士大夫際有為之日不能恪共其位比周相
 較支謾成俗如此予因為記而漫論之誠私有所感云耳
 ○晉溪馬內翰過訪詩雲禪橋寓已三春夢寐家山景物
 新汾水故宮迷綠野晉溪書院隔紅塵獨慚衰朽勞行役
 誰肯芳年乞此身珍重瀛洲天上客幾回慰藉白頭人○
 漳南張宏詩山遶孤城水遶山洞門開傍兩溪灣漁熊得
 意閒談外童冠忘形野步間塵滿苔塔晨不掃雲生竹戶
 書常闕九重寤寐思賢佐終為蒼生奉詔還○郡人任國
 相詩王公遺像洞中收畱得煙霞萬古秋晚岫雲歸僧舍
 寂晴春鳥弄客憲幽雙龍野外舟橫渡五虎城頭月滿樓
 從此倒觴歸未得任教鷄憤報更籌○郝濟詩月窟荒山
 裏其宮艸宅之晉溪西北為吳兒城赫連勃勃破劉義真
 今去矣石洞尚畱詩

以正西十里為攔馬關

宋元符中賜名

城東為李廣寒

相傳李廣屯兵處

少卿柳陽曹璉詩時巡幾度過東岡漫訪將軍朔方臺

一

赫連臺○郡人王訓賢詩朔方臺下無定河楊柳城南三

青青臺上多攀望秦川

十里為相思亭

宋司馬光詩序云相思亭在州南三十里大山與麓二水所交平阜上慶曆四年余

適延安過其下時夏人梗邊征戍未息竊感東山採薇之義因作五詩庶幾不違周公之且以釋亭之名爾○嶺

上雙流水猶知會合時行人過于此那得不相思○偃蹇登修阪高侵雲日間幾人征戍客跋馬望家山○塞上春

寒在東風雪滿鬚河陽機上婦知我苦辛無○柳似妖嬈舞花如爛熳妝那堪隴頭水嗚咽斷人腸○空外游絲轉

飄揚似妾心別來今城東二十里為大會坪舊有清流香

幾日彷彿近雕陰郝汝松別墅也今廢附悲秋詩序屬悲秋之序時親燈火

之時漫擄揚太玄首匡歌杜少陵詩○五柳先生間壁七

松處士鄰家斗酒隻鷄過從行歌白露兼葭○雨瀟瀟東

南四十里為鐵笳坪

金大定中置第三將營

東五十里為滿堂川

定中置第二將營

豕墓秦扶蘇冢

州治北山上○少卿柳陽曹璉詩山勢差我接碧天扶蘇有墓葬危巔至今怨氣形

朝暮化作飄飄一縷煙○都御史楊錦詩長城親歷已沾衣遙拜扶蘇淚復揮一點丹心天照久幾番紫蓋月明歸

秦皇應是期將盡鳳詔誰教捷若飛蒙恬墓城西○秦議

張望千秋思孝德松楸墓下俱成圍趙紳詩我來

雕陰城尋古獨傷切憶昔祖龍代刑政多乖缺蒙氏守北

邊趙李居台列奈何疑忌生至親亦疎別一朝沙丘變群

周謀遂結功臣見誅鉏冢嗣忽磨滅樹封將軍冢泉流帝

子咽強羸亦已矣千載嗟忠哲○郡人郝鴻圖詩野鬼悲

啼處將軍此墓之秋風衰塞艸霜月冷枯枝惟有金趙勸

鼠成穴還為狐所持依稀殘碣在尚說賜書時

墓 城西十里有 **明**馬文簡墓 城東五里 ○諭祭文嘉靖二
施宜生碑 十四年七月初三日皇帝遣

陝西布政司分守河西道左叅議王惟賢諭祭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汝驥曰爾以敏達之才端介之
操甲科擢秀翰苑蜚英因事外遷旋復召用文場校藝吏
局編摩兩任司成回翔南北一經進講啓沃勤誠晉秩銀
臺端儀國學春曹佐政翰學兼官委用方殷設施未竟胡
爲嬰疾遽爾長終計音來聞良切傷悼追惟往績備爾卹
典稽行易名贈官賜葬特頒諭祭
以慰爾靈九原有知尚其歆服

形勝前倚雕山後連川水黃河在其東沙漠在其北襟帶

關陝控制靈夏實爲用武之地

風俗地近邊陲俗尙强悍男苦耕稼女不織紡士習儒雅

英才輩出

災祥 **漢** 孝景時旱 ○ **延** 永徽二年 **唐** 霜殺禾 **金** 大定元年二月飢
熹二年甘露降 **元** 正德五年六月大水禾稼漂沒

年秋好妨 **元** 兩白毛 **明** 十五年蝗蟲蔽日 ○嘉靖八
年大飢人相食 ○十二年大旱秋淫雨霜殺禾民死大半

池傾圯 ○三十五年蝗蔽日 ○二十四年地震如雷房屋城
○十五年蝗蔽日 ○二十四年水衝入城漂禾稼 ○三十八年河清

有年 ○十年大旱 ○十八年飢 ○三十七年河清 ○三十八
年大旱 ○天啟七年河清 ○崇禎元年州木冬華 ○二年

三年大旱寇起 ○四年冬大雪四十日人死過半 ○九年
河清大有年 ○十一年河清旱 ○十二年蝗 ○十三年大

飢斗粟九錢餓莩遍野 ○十四年七月大水禾稼盡沒衝
入城市 ○十五年河清雨土兩泥大疫

國朝 順治三年大雹 ○四年飛蝗蔽日 ○五年蝗 ○六年

○十二年河清 ○十四年三月大雹晝晦數日雨粟雨豆

種之亦生苗葉異常 ○十六年大水 ○十七年六七月霖

綏德衛指揮使司

與州同城按舊志洪武六年設鎮撫司正統二年改衛趙世勛萬曆間志稱元

設明仍今攷元史天下無衛所之制未詳孰是○其地乃分綏米清葭神府等州縣為軍屯幅頓千餘里領千戶所五百戶所五十隸陝西都指揮使司國朝革去指揮止為綏德衛順治十六年省入榆林衛本年改併本州尋復舊

郝鴻圖曰綏德為古上郡地迫近是陜民俗質木山川險阻秦漢來號戰守要地自明末不造生民荼毒是甲天下經斯地者莫不傷之士者者又何堪焉則觀風致化移其末而勸其本使綏民復睹承平寧無厚望于轉移者乎若夫學山問水吊古興懷直騷人之餘事非經野之遠圖也夫何志

理之數圖也夫何志

德德州志卷之二
 建置第二
 綏德州志卷之二
 綏德州衛同城自洪武中始其制緣巖依阜環水包山東
 西二里一百八十五步南北二里三百一十五步方八里
 二百八十步重門四東鎮定西銀川南安遠北永樂跨門
 為樓各二其在城東山上為信地樓南關接連大城方六
 里三十步門四東賓陽西上上水西下挹秀南來遠建文
 中建兵變後廢御史李翰即事詩天開圖畫插層空睡起
 頻觀目力窮白艸遠連沙漠北黃河近繞
 郡城東亭亭斥埃荒煙外點點樓臺暮雨中帝德覃敷民
 按堵三農不識治兵戎○郡人馬汝驥東門樓讌集詩將

軍讎客鼓填填城上樓高月可憐玄兔棲雲驚欲沒碧蟾
 臨水照仍圓關山四望真吾土烏鵲三飛不異天醉聽霜
 笳翻別調桂花遙落滿瓊筵○太原王瓊即事詩百雉城
 邊萬里流關西奕秀此各州山凝紫翠煙橫寺水漾瓊瑤
 月滿樓石浹亦含秦國恨樹聲常動朔方秋相思亭上應
 惆悵青瑣珊瑚一色鉤○馬汝驥人日登信地樓詩山上
 孤城城上樓故園春色萬山收天橫河氣晴虛射檻倚邊
 雲凍不流激激金花懷碧苑遲遲絲結問滄洲仲宣才賦
 今無敵信美憑高散百憂○王瓊詩與來走上城頭立亂
 山堆青水流綠川原淨洗絕纖塵花明粉媚添精神我貪
 雨後好風景不覺明月隨歸人○日日登城不厭頻城高
 百尺可怡神雨晴石齒河聲急雲斂樓頭山色新地隔紅
 塵心自遠人懷綠野趣偏真謝公
 况有東山興曠達誰憐放逐臣

前為申明旌善二亭陰陽醫學常平倉鄉約所東陟差我

而上為儒學

金承安四年改建泰和元年增修 國朝順
 治十七年知州王元士重建○金康樂寨知

寨賜緋魚袋劉忠記秦併天下以赤翟故地十五縣為上
 郡今綏德是也漢初入于國因唐逼于吐國五季領于李
 仁福蓋其民不沐□□涵養之德為日久且永其□□□
 以得名者亦以□□錯居止于撫綏安輯之而已矣至于
 教化遽暇及哉國朝之興今迨百年民漸知化然以州據
 形勝襟帶關隴控制靈夏實為用武之地又蒞政者率多
 武人故學者比內郡為少袁承安四年東原□□□以名
 進士為軍事判官既而亳社秦君守正復以通儒來相與
 謁先聖先師而廟居州之西北夾城地汗下廣不盈畝庭
 序像設不具惻然以為陋謀徙而大之明年得地于州之
 東南南極亢爽遂營新宮成□□□夫子於陳蔡者像之登
 於堂其六十二子續于兩廡簠簋登豆壘尊坩俎春秋祀
 事凡所以用之者如禮即其宮學室筵齋庖廚廩庫□□
 所以資之者無不備鑿宮前上山闢其扉臨通衢方其營
 室也凡業學以吏者約割月俸餘亦率私錢以助凡百萬
 市材徵工神棲甫基秦君□□□尚書工部郎中高獨典
 其事自夏及秋六月而工畢由是境內及旁郡來學者衆
 乃以書走東原請予為記予以為王者之治教化為本□

口口也在昔國家黨序之間有學有序有庠有塾所以涵養其民為至詩書六藝鄉射食饗以習耳目以易心志以克其四體而變其風俗其嗜口口腹之欲日用而不知間升其才以為天下用其或不率然後束之以法令威之以刑罰其治之本末如此故天下之勢安危治亂每視其學之興廢夫口口吏受其民而牧之者當奉教化宣之于民至于簿書期會刑罰法令一二胥吏職爾然非知治之審則亦未嘗不本末倒置口口蜀舊不知學口口文翁口口口口柳俗口口口子厚不鄙其民動以禮法為新廟學亦自矜奮意文翁子厚之時循吏為多至使天子之教化遠被口口獨口口二子者無口口其口口而能推其本也今秦君於蒞治之始建學校作士氣以奉天子教化為己任使其民知口口涵養之德適以慰秦漢五季之不幸其功豈不偉與抑亦可謂知本而得為天子之吏之體是以樂為之書

鐘樓 金大定 迤北為**鼓樓** 唐建州置保大軍節度使故又名保大樓 **屯倉** 廣盈

倉 景泰中 **衛署** 洪武中建 郡人郝汝松題名記蓋軒王君以嘉靖癸亥視衛篆閱二載撫院軫西

圍戒嚴借君禦守會本兵五年大選軍政之期仍檄君視篆時西事亦底輯故王君復于綏振飭精勵較前更采矚矣暇與南屏文君觀屏壁題名記始傳君貴迄史君臣得三十又五人眠名品行慨然有曠世之思焉曰嗟乎前事之毋忘後事之師也予欲繩厥芳武將曠則而可文君曰徵亦濫名斯石矣稱情者其難哉夫蒞官土著召玩之罔執法裁戢敢怨之府錢穀刑獄等于守令捍禦戢詰擬之將傾匪才則事不集匪識則機不融匪毅曷持匪雅曷馴載觀紀名諸公兼之者顯榮失之者淪滯嗣微祛慝皆吾師乎王君聞之竦然若有興也曰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吾題吾名來哲君子其品我云何敢不敬共以求無墜前人之令緒文君乃別置石書王君名爵而問文于郝子因次述其

察院 考院 東南為**青陽驛** 舊在城北嘉靖中改城言為記

東門外數十步為**射圃亭** 六十里為**義合驛** 郡人馬汝驥宿義合驛詩

小驛鎖重岑高樓背遠林馬驅千里外燭坐五更深又六雪暗庭開日天懸道路心西河明日渡回望更霑襟

十里扼黃河限秦晉為關譏者官菜園渡日巡檢司在河西驛

前○馬汝驥詩河西驛前河水流河西宦子旋故州長年
換舵晚更急漁子綴習寒自由奔浪却驚孟門口乘槎莫

羨崑崙丘耕桑釀黍老亦足南北東西何不留僧在司在天寧寺道正司在九真

觀正德年廢曹璉九真仙宮詩院落深沈點碧苔瓊宮城
瑤室似蓬萊我來煮茗談玄妙一洗胸中萬斛埃

南為養濟院城北為演武場唐宋約詩城塵沙

情霜落彪池淺秋深太白漏澤園在城西

三路舖舍由南三清潤界日新安紫柏東至黃河

日石佛鳳宿蒲堂義合虎兒塢瓦舍峪北至米脂界日石

井鶻砭秋修夏撤橋梁之在官者東無定西大理

斥堠護城墩三高峯圓東路墩八新安南陽石佛新修

南路墩三毛家山周家西路墩二攔馬關北路墩二井兒

家堡寨南田庄西克戎本夏之細浮圖寨宋元豐中收

二年置第北開光本唐縣後廢宋紹聖中賜今名金大定二十

四將營名○三堡今在清澗米脂綏德衛境為

綏城扼塞要地○郡人馬光稷詩開光唐宋又有河末窟

地形勝界圍綏家世村于此孫兒耕讀之

兒臨川定遠馬欄中山等十六堡俱在州境

郝鴻圖曰易稱設險禮著等威飭國馭民敦教養士建

置之大較也綏德形據上游執稱扼塞而變亂類仍不
無黍離之感况城復于隍雖險曷恃學鞠為州其教安

施服官者率傳舍視之教養將何賴乎

郡侯太原王公當蟾若羹若之秋斧劇髮櫛新學宮繕

諸廢其於謀始慮終亦云備矣故悉其作人求瘼之心

以志教養之偉績焉

綏德州志卷之二終

綏德州志卷之三

祠祀第三

文廟在州治東儒學前金承安四年刺史秦守正改建泰和元年大修有碑見建置志歷明洪武天順萬曆天

啟俱重修明末全圯順治十七年知州王元士重修建○
檢討清澗白乃貞碑三墳曰天氣歸藏動鼠聖人以防邪

禮正命訓云福莫大于正義禍莫大于淫祀肆古先王未
有不防淫維正垂戒以示後者也而防淫維正莫先于學

學宮理則講習有地釋奠有時禮義有出觀化有源吾道
為尊而淫祀是屏一切政教有治而無亂皆由于學之有

興而無廢矣綏學在城東阜觀示一郡元包經謂塵冪于
巖土之冒也石瘞于土山之潛也以塵冪石瘞之上而有

學其山水環峙須宮室棟宇壯麗輪奐俾諸生以時習禮
其中醞釀而涵育之則賢才輩出科名接踵風俗以成美

政伊始焉然而修建者不數見稽金泰和初改建後迨明
萬曆九年至清順治十七年歷陰七之歲二十有三陽

七之歲五十有七而三大修建其修建千萬曆九年者為
州侯晉上黨劉公學博則永壽任公也洎天啟四年州侯
盧公興學甦驛則又載之碑記可致今三十七易州木而
修建于順治十七年者為州侯晉太原王公學博亦永壽
實公也試設心其時與勢劉公盧公處其易而王公處其
難王公蓋經始于春仲閱秋孟而告竣焉于其成師生屬
余為記史貞曰吾聞侯之省工也越五月而不以為勞其
輸已費也踰百餘金而不以為費其費人之力與技也五
千餘工而不以為多其易良材陶堅甃塗丹殿而不以為
鉅創建則有尊經閣敬一亭東西兩齋戟門學署儀門名
官鄉賢兩祠重修則有啟聖宮先師殿東西兩廡明倫堂
星門旁及于文昌杖藜之祠凡五十餘楹十有餘所而
不以為煩其中木主之更新豆登之製置必誠必敬考禮
乘合典制而不以為侈凡待士如賓愛民如子良法美意
不一而足而於教養之大者尤摯若綏民之困莫郵傳為
亟公以宜洛諸邑名協綏驛通欠無實重困斯民為力請
于上存綏之額賦以食之號駢駢駢咸有起色足之服役
者始汔于康謠頌弦歌此倡彼和視昔盧公之興學教士

甦驛養民者誠難乎軒輊論矣是以綏之士民口碑則載
道也禱祀則徧里也尸而祝之俎而豆之日而月之無不
一之詩曰明明魯侯既作頌宮又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公之謂矣太玄稱厚厚君子秉斗又云極文密密易以黼
黻公治綏之謂矣貞從簪筆之後將執簡以書于教養循
良之列用紀其勝焉○御史米脂艾元復碑吾嘗觀孔子
刪詩泮水闕宮之章載在魯頌知宗廟以祀其祖宗學校
以崇其道德學宮之尊與太廟等蓋有天下者所並重
云維我世祖章皇帝御極十有七年專書一統誕敷文
德陶治群英息介馬澤詩書念天下郡邑自兵燹之餘學
宮鞠為茂艸經學用興訓導未洽詔下有司踵事增修
圖所以光大而更新之者上郡太守王公應詔加意釋
菜之宮銳力興葺以綏庠為文獻之區風雨飄搖者非一
日矣自明代天啟丁卯洵陽盧夫子以斯文為己任鼎建
正殿巋然恢霍極其壯麗雖一蓬一豆罔不經心士林稱
道弗絕迄今三十五歲疊罹兵氛垣頽棟朽如尊經閣諸
講堂誦舍以至博士退食之所多摧圮剝落風雨割其隅
霜露降于席博士弟子委于艸莽而不能時授受他郡守

毋相顧嘆惋而竟不能議修葺弦誦之地仍鬱為苔蘚王公朔望朝夫子宮盡然而嘆曰不穀忝為州大夫而忍令其弟子之不學與學宮之材盡可乎于是遴子矜之秀傑者月有課親為評騰而進以聖賢之微旨焚膏筆硯之資咸有助焉由是文風丕變乃首捐清橐鳩工構材一時薦紳諸君在序諸子咸有同志樂輸恐後焉廣文寶君相助為理岌岌然廢者興之若尊經閣若學官衙舍咸煥然鼎建剝者新之若正殿若號房若泮池咸蔚然改觀蝕者補之若兩廡若櫺星門若啟聖祠若鄉賢祠若名宦祠咸秩然重新他人經年嘆香而不敢任者公以實心任之不決日而辨不移歲而成經始于庚子之春落成于庚子之秋割無增有王公之用心聖域如此其至也大中承張公嘉公勞績聞其事于天子下所司議功大宗伯敬哉王公多公之勲疏請紀錄 章皇帝可其奏甚盛典也孝廉黃君如闇公車至輦下介諸友尺牘徵余文以侈大王公德意余不敏雖固人也自先王父先君子及不佞元復三世生于綏長于綏熟聞綏之掌故日擊綏之風聲理水溫其胸雕山襟其面文心映發異于恒區科名鵲起人物彪炳

明中葉殫心理道統接濂洛者如馬宗伯仲房郝憲副玄鶴大有功于聖學載在國史其他賢才輩出以經濟言之節鉞秉憲實有其人以節義言之建言福國實有其人以文章言之著述史館實有其人以吏治言之循良卓異實有其人仰彼往哲寧不景慕宗風是孔子六經之功為能與日星並昭矣邇來諸子生先正之後沐王公之教而有學為聖人之志者當讀書懷古取昔人忠孝大節講之有素幸而遭時遇主豐功偉業卓然史冊之中與馬郝諸君子後先輝映以應 朝廷菁莪之化而分席先賢之坊詎非王公建學造士之澤哉不然徒以咕嗶為讀書以主組為事業將何取于學也大非王公崇儒之本意矣諸士子瞻于廟講于學必有感發而振勵之者以復先代文物之盛王公于士也類能教之而其于民也困者蘇之貧者富之弱者煦之悍者馴之春陽以膏之夏雨以沃之耕者樂于畔猶夫誦者吟于庠敢因敬士而併為之記其愛民王公諱元士字次卿以經明行修授綏德知州父秩斯公諱芋天啟壬戌進士歷吏部郎中廣東廉憲崇祀 **社稷壇** 各宦鄉賢公紹家學以崇正學如此不可無記 **西**

風雲雷雨壇 城南來 郡厲壇 社稷 城隍廟 州治東南洪武

嘉靖隆慶年俱重修順治十八年知州王元士重修建○
隆慶年知州袁思忠碑易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城隍
是也而廟貌不經見惟唐李陽水有當塗廟記張說張九
齡設祭有明言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人又曰城隍是保
酢度是依在唐已然嗣而封伯賜額無襍不經洪惟我大
祖高皇帝統天下釐正祀典詔建城隍像以崇報祀所以
明禮樂達鬼神昭治化俟百世而不惑者也故視篆必謁
祭厲移主而又御製誓告文以昭感應嗚呼設官以治于
治之所及設神以治于治之所不及所以為民慮者深且
切也綏為古上郡舊設廟于城東南隅有堂陛有寢宇有
巖廊有重門又列為侍御分為部曹置為鼎鑊刀鋸繪為
輪迴箠楚是故見者驚心聞者震喪莫不冥然思默然省
惻然懼躍焉而戰慄勃焉而變色有以潛消其隱伏暗恣
之惡而興起其幾希萌孽之善念此雖人心之感通其固
有之良而寔城隍之神有以神之也但崇信先于壯觀森
嚴足以起敬綏之廟非不儼然麗也歷年久敝且圯前守

熊祚捐俸而重新之義官劉世華等募緣而贊成之祠宇
聖暨輪奐輝映像貌巍峩始燦然已也謀記于嘉靖己未
秋仲迄今未成忠于隆慶戊辰來守是邦謁見神路成渠
趨瞻未便兼以棟宇簷阿未復華采鳥革羣飛動皆錯落
復令工同前人而築飾之工完官民以前記屬予予不敏
因慨幽明一理治化一機語曰神道設教以化成天下又
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要之有其誠則有其神神之所
以禍福由人心之禍福自神之也若感召之無道是幸福
于回繳禍于免矣民可不反思以求其故耶予也忝牧茲
土思治事神分殊理一要皆不越乎誠故語曰務民之義
敬鬼神而遠之又曰使民如承大祭然則使事無二道誠
敬無兩心知所以事神則知所以治民矣不誠是務惑心
黷賄慢神虐民更奚足道哉矧誓神之始期政有忿忽者
希神默相以成安民之勳向使神無鬱鬱之明而更有諛
諛之瀆非誓神始意也亦
非立祀報功意也是為記
今廢一在文廟右
知州王元士重修
扶蘇祠 舊在文廟左嘉靖中知州王潤
建順治間改建疏屬小舉知州

王元士重修○嘉靖二十三年都御史鄧人孫錦碑廟祀
扶蘇而創建云者昭始也傳曰有功德于民者祀之長子
故秦之諸貳也潛德未耀曷從而祀之蓋予其志之忠諫
之善而事之成敗不與也始皇二十餘子扶蘇在諸子中
長且賢而竟弗嗣何與君子曰可以觀天道焉按秦記始
皇二十七年并有天下相李斯變趙高志得意滿凡可以
窮奢極欲者靡所不為甚則坑焚之罪上通乎天矣雖欲
不亡不可得已是故天欲亡秦故亡扶蘇亡扶蘇故坑諸
生借使不坑則不諫不諫則不逐不逐則不亡不亡則必
嗣嗣則斯高不能容其身胡亥無由襲其位秦業猶有可
為即不得享國長久亦未必如此之亟也丘丈莊謂秦亡
基于扶蘇之遠去其幾矣其幾矣或者乃謂矯詔方臨彼
皆握天下重兵萬一長嘯入關斯高無遺類矣嗚呼是蓋
不知有天道之說也觀扶蘇之諫有云天下初定遠方黔
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
從容數語嬴氏之精神命脈具在始皇豈惟不聽併扶蘇
亦斥之嗟吁始皇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孰謂智不及此
耶然一斥三年竟不能回監軍之節尋致左右乘間賈禍

扶蘇遂其心焉蓋天奪祖龍之魄而假手於斯高也謂不
有天道乎然扶蘇仁人也齎志而殞後世有遺憾焉即其
言宗孔氏心切安民固吾道中所亦與者州守王侯家食
時讀史至此輒撫卷慨然比刺綏訪城中隆然北峙者為
扶蘇墓始未有為之廟者似為缺典即欲廟之會邊境多
故越二年稍稍寧戢遂請于上司而可焉既乃以長子扶
植名教爰卜隙地于泮宮之左而材陶甃以堂以垣以門
以碑肖之以像示有依也祀之以禮示不瀆也城外西山
下亦有蒙恬冢恬兄弟世事暴秦其人可知特以其同有
事于茲土又其死由于長子也亦肖于左側俾得從祀焉
於戲不但己者有可起之禮不終缺者有可待之時秦距
今垂二千年侯乃曠世相感禮以義起而成久缺之典攻
慝崇良闡幽立教意亦微矣若夫吊古憤窮又餘事耳夫
豈徒廟哉侯諱潤字德卿晉之潞安人以鄉進士刺是州
勤恤民隱敦崇禮教率類此云

名宦鄉賢二祠
文廟櫺星門內
旗纛廟
署

北山右壇廟官祀也其祠宇寺觀附見而淫祀不與焉

真君廟

一在州治東

三官廟

一在城內一在文屏山下○

有三元行宮邇來風雨蔽之歲戊午友人馬光顯葺飾之閱月竣事丹壁飛甍金榜畫棟真勝地也乃向余索所以記之者夫三官之祀寔繁不具論而此地頗清勝足供眺嘯時當溽暑拾級而升覺兩眸間習習風舉有羲皇以上意且不近市塵一切喧嘩罔復溷襟疎宕空曠所謂城市山林非耶登此臺者近而憑欄朝瞰暮霞金紫相射遠而引盼峯頭樹色蒼翠交如其境

昊天閣 一在來遠門榆林固
有足賞者余因書石以記之

吳天閣 兵備副使王廷諫重建一在九真觀石巖上今廢○趙忠詩跨壑飛崑崙椽上橫山色下流泉石壇俯瞰西秦小寶閣平臨北斗懸

真武廟 城內城外

漢壽亭侯廟 一在南關一在鎮定門一在文廟右○張若良碑膠

之西故有闕壯繆侯祠王衛事劉君歲時伏臘奔走香火遂舉宇垣顏蔽盡為更新乃屬予為記予因感于昔之論矣昔有問者曰闕壯繆侯廟千載而潘陽節舉秉燭達旦一事謂是雲長大節別嫌明微古人所謹似若不足繁其

生平者予曰曠哉言也當日之事雖同嫂叔然寔君臣奉主母相與周旋即四方奔竄而名分固在寧獨大丈夫令以中材處此亦誰敢有他志惟是孟德何人為之出祖而前墟後巖左眺右喊其不為噉食之而寢處之者幾希間關流離百折必東真所謂豪傑而聖賢者哉以故生氣不朽相與為天地日月行也歷千載後宋則神之曰崇寧真君元則進之曰義勇武安王今則又極尊之曰協天上帝帝之稱似無所據而薄海內外翕然同稱則即人即神即天矣然原謚壯繆予猶竊附于漢

東嶽廟 在信地樓下○

史官之後仍稱之曰壯繆侯云

東嶽廟 知縣米脂艾應第記高皇帝定鼎命大宗伯會議祀典首郊天次頌祭嶽鎮海瀆儀于所在有司嶽祀所從來矣東嶽綏德舊無專祀第構斗室于真君廟隘不足奉瘞火郡人思所以恢拓而專祀者業已有年會己酉約吾文公倡改建之議卜勝于城東信地樓前其地回折數盤始陟其巔雖山理水滌洄襟帶真第一光明境界也閱七八年所而工始漸就樹林身語別有幽玄之趣廟貌甫新地靈增勝矣豈非數百年奇邁哉工始于己酉告成于丙辰規模亦畧備矣更欲

穿洞而上與信地樓通則俟異日焉○郝宗玄詩曰
 獻冠狩閣胸含老樹煙悠然飄一磬半直不成眠
 廟一在鎮定門外一在文屏山下○少師太原王瓊碑易
 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書曰鬼神
 無常享享于克誠是幽明之理相為感通大而位天地育
 萬物要亦不出乎此焉古昔聖帝明王陳藝極以教民之
 善張刑罰以禁民之邪然而立天地百神之祀所以使民
 不教而自勸不禁而自懲者未嘗不托諸鬼神焉故世之
 愚夫愚婦斗米尺布兄弟妯娌至不相容而于鬼神祠祀
 則有罄產而不靳者爭奪吞噬鋒刃相加日不少瞬而拜
 瞻廟貌則有瞻落氣消而若無所容者雖鬼神未必即禍
 福人心之畏敬乎鬼神將去惡而遷善化兇狠而為慈祥
 豈非以鬼神之靈自能使人畏敬奉承而不容已者哉綏
 城之南舊有聖母廟自洪武間州民顏永中創建率所在
 居民奉祀之是時法用重典有司弗為禁者從民願也正
 統戊辰永中子喜喜子傑復倡率居民重修之正德乙亥
 典膳王瑾李臬耆老孫貫田鳳復加修葺而未完今嘉靖
 乙酉民人張經史天佑者勸請閭里樂善喜施之人得錢

若干緡緡工繕營殿者完而頽者飾郡彘生霍景惠輩以
 碑文請用紀歲月余嘗怪夫世有常祀謂之正典而諸非
 祀典所載者謂之淫祀知禮守正者必欲毀之而卒莫能
 止何也豈非以人心一念之敬畏可取而不拘拘于形迹
 者耶今夫泰嶽之神孔門之訓列國大夫有不得祭者而
 今環齊魯燕趙之民非有刑驅勢迫奔走于數千里之外
 結轍道途進獻香帛竭盡誠悃祈福禳罪萬口一辭稱為
 聖母豈禁令之所不能加哉蓋因民之情知有鬼神之可
 畏而不必強制之耳泰山所收香帛歲以數千緡計採荒
 折糲率取給焉尚何制之有哉綏之東六百里許曰太原
 太原與綏皆古晉地也太原有晉祠洪武初封其神為昭
 濟顯靈廣惠聖母命有司歲時致祭後因重修祠宇記其
 事者以為晉水發源于此地地有母道故以名蓋人生兩
 間以乾為父坤為母其說未必無據也雖然鬼神者二氣
 之良能其往來屈伸于天地之間福善禍淫幽明相感亦
 惟其正而已故世未有作不善而神不降殃者亦未有作
 善而神不降祥者苟于處已接物之際凜然如上帝之鑒
 臨鬼神之在側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則自能順天

地之道契造化之理而鬼神自福祐之矣若曰徒知敬神而不知敬身犯刑憲殃子孫而謂鬼神不靈豈理也哉予以是告綏之民因鬼神之一念擴克之勉強為善而不敢為惡以成忠信之風敦孝弟之化則予之為記庶乎其無媿矣○郡人王訓賢碑綏之東城沿于小岡綿亘于二郭山之委麓雉堞女牆參差巖蔽于其上馮高而眺東則郭之外峯巒匝匝巖巖朝夕消長變化于谿壑之間西則郭內之閭閻闐闐井幹鱗次晦明往來于通衢曲巷之際登斯岡也郡之勝具在指顧中矣岡之上舊建聖母祠歷年既久頽圯剝落不堪游覽太守武陵毛公乃命鄉老宋漢輩修葺之數月而役竣因勒石以紀其事余謂神依于人者也神必得人之精氣以成其道而後靈益著故人之崇信與否而神之聚散感寂因之矣傳燈錄著元珪禪僧之辨論高神破竈墮禪僧之超化泥龍是鬼神之效換也聖母之所自固無考據然神以人與人以事起綏之士民既而朕嬰而毓亦毅矣當必有神以司其嗣胤之功有是人則有是神不可誣也莊周所謂沈有履竈有髻丘有萃山有夔水有罔象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况綏之為郡又非

沈甯山澤之可比也心之所感事之所成能無神乎故南海之祀天妃湘江之祀帝女聖母以生育為功則又有要于江海之神者此祠之所以修也書曰如保赤子然則太守公之修愛養生聚意也是役也始于萬曆四年之三月吉日告竣于冬十月之上旬也銘曰於維聖母有赫其靈誕育黎庶終和且寧奕奕繩繩瓜瓞臻齡散蘭兆熊岐疑寧馨如螽斯羽如金在型如桂流芳如柏耐青胎相化生妙合成形邦家有慶駉駉鴻漢日躔大火玄扈歲星祠宇聿新紀馬神廟在南淵靜侯廟城東龍兒灣宋元祐間建此刻銘馬神廟關○巖間有題云杜陵孫靖守綏教詣靈源祈禱感應時雨霽足擇日備禮恭謝祠下男保義即真清澤浦侍行宣和甲辰歲八月十二日唐臣題九真觀詩老樹參天夏日長炎蒸不到翠微涼道人睡起無他事一卷天寧寺城西○都御史孫慎詩坐對西山黃庭送夕陽寺清幽會客心霜林相旦夕雪嶺其高深殿閣空中象笙等物外音諸天纜咫尺公暇即登臨○蔡議趙紳詩幽意恬名利停輿共舉觥萬峯連塞迥

一水近樓明，直從依筵落。昏鐘雜樂鳴，金輪橫嶽翠繡拱。
拂雲霓勝地，須臾會高談。遠古情何當，同法侶悟道在花
城。○太原王瓊詩：雕陰城南八月秋，招提突兀兀山之頭扶
藜直上，馮虛立四顧。風景令人愁，山勢高低互隱現。雉堞
盤迴倚山轉，參差樓閣橫紫煙。詰曲河流拖白練，扶蘇本
爲諫坑儒。矯詔賜死奸臣謀，至今兒童識其處。秦廷佞人
已，族誅蒙恬冢在世已遠。築城見何淺，三十萬衆上
部屯飛芻，輓粟天下然。歸宋李顯忠：青澗城南血淚
紅，師都何人僭帝號。驕息富貴如飄風，忠孝奸諛兩安在。
高山流水常不改，洞中老僧睡未醒。原上遊人空慷慨，暮
雲收盡月華清。樹杪風來蕭颯聲，人生造意且行樂。世間
寵辱何須驚，○侍卽劉燾詩：塵世清虛境，登臨入望佳。萬
山盤虎豹，一水鬪龍蛇。落日天低樹，雲開月照沙。洞門鐘
磬寂，香霧繞雲花。○巴蜀西坪詩：尋幽漸入白雲深，何處
佳山愜賞心。霞映樓臺緘貝葉，日翻金碧耀珠林。秀分崑
嶺開天地，清帶河流自古今。信是平生山水癖，不煩紀勝
付雕陰。○郡人王訓賢詩：茗苑結危構，躡郭間長湍。劃洞
雲生竅，烹茶月破團。客來簷鵲吟，僧定木魚閑。高閣函經

處祥霞繞翠欄。○張若良詩：金碧巖巖出絳霄，諸天樓閣
踞山腰。夜清煙市經聲合，香靄祇園法雨飄。峰頂雲蒸翠
五疊城邊水信日三潮，幾年嘯聚渾無恙。涉屐披襟喜見
招。○郝濟詩：蘭若無人度暝鴉，荒涼雪徑向山斜。醉來不
覺塵魔惡，臥聽松風落舊花。○蕭蕭老柏欲棲鴉，坐藉蒼
苔月半斜。可是虎溪三笑後，共來白社醉蓮花。○郝鴻圖
詩：空山寥寂噪寒鴉，共醉招提日又斜。爲問當年微笑處，
個中消息幾枯花。○山色空濛隱暮鴉，紛紛涼月逐人斜。
年來慣惹維摩病，丈室阿誰與散花。○米脂艾元豫詩：院
幽古柏只棲鴉，山色寒光映日斜。積葉不除僧自懶，平鋪
曲徑蘚霜花。○郡人張雲翼詩：橫庭翠柏宿寒鴉，一水盈
盈流寺斜。山徑無人風自掃，苔痕蒼白石生花。○張雲翹
詩：亭亭古柏任棲鴉，老幹虬枝曲影斜。雲巖寺上飛閣翼
天籟，微風聲自韻輕翻。葉粉亂霜花。○郡人馬汝驥有檻危懸粉堞塔
然下瞰理水爲綏郡名勝地，順治十八年知州王元士重
修題其額曰振衣千仞。○郡人馬汝驥有檻危懸粉堞塔
峻倚瑤臺，香氣蒸雲上。鐘聲度漢迴之句。○張若良詩：七
十老翁何所求，炎天風日且悠悠。短長自是同，鳧鶴呼應

卷之三

無勞問馬牛，槁木此身今。隱几含珠如世總，浮漚室廬半有彫。殘色入暮邊，城鼓角愁。七十老翁何所求，登高臨水日悠悠。觀濤發宜驚，座向若無緣。莫辨牛萬壑，奔流生集雨。百年變態等浮樞，誰知浪裏爭樵採。絕勝空山負斧愁。○郝宗玄詩：高閣憑空靜不譁，孤城窈窕曲欄遮。天邊綠漾溶溶水，鷺舄紅飛片片霞。酒散鶯花無定主，夢回蕉鹿屬誰家。愁來莫向溪橋望，腸斷煙波日又斜。

月宮寺

城西北○太原王瓊詩：載酒尋春石窟山，眼前春比謫仙狂。狂問月誰如陶令，早辭官乾坤俯仰成。今古世態浮雲一笑看。○王軌詩：縷金樓閣倚山腰，百折羊腸石磴遙。老衲迎來高處望，一川風雨畫蕭蕭。○段豸詩：天上曾勞七寶修，東風換盡廣寒秋。藕窩煖結黃金甕，蟾影晴涵白玉樓。塵土已空煩惱障，乾坤不照別離愁。何須花下明長燭，直直清輝爛熳遊。○郡人張若良詩：寺前無定水，積雨若江湖。偶失廚中爨，須尋浪裏樵。情同農慰望，食與衲呼。招徒倚雲林，色群山爽氣饒。○憶昔尋幽下榻時，層巖寶相尚如之。月明水色通銀漢，春滿花光映柳絲。自愧

殘無濟勝，偶經荒廢實堪疑。只緣群盜多兵火，一望蕭條

可○柳從元詩：擣尊踏破翠微煙，萬里霞光入畫筵。

欽脚漏痕傳筆陣，水窮雲起悟詩禪。香花拂座三生幻，皓

月穿杯一盞懸。此際直空塵外想，始知丘壑可忘年。

觀音前庵

城西五里○郡人郝聖詩：潤步入禪林，清幽洗

聲自古今。無邊佳趣在收拾，付長吟。○一人觀音寺清幽

別是天蒼松不記，聯斷碣尚存年。尋徑緣山曲，聞經識教

玄。浮生閑半日，觀音後庵。若良詩：一刹亭亭水石谿，從來

留帶媿前賢。披剝比丘尼，金天色任菩提相。貝葉聲翻梵語齊，長髮還

宮身是幻。尋花夢蝶路多迷，何如靜裏求真諦。明月孤峯

只向石佛寺。城南西佛寺。城西三南陽寺。城東五安化寺。

城東五十里馬汝驥詩：懸刹俯山河，飛梯繞薜蘿。仁寒黃鳥遊，向晚白雲多。四壁開經藏，三天落梵歌。淨心窺浩劫，蒼蘚奈碑何。○覓暇臨荒野，探奇入化城。天花春欲散，徑艸日初生。山響連鐘去，川光湧塔行。寥寥塵不染，松桂樞

幽 清凉寺

城東五十里○郡人郝汝松記綏德城東五十里曰滿堂川其上存左山有寺曰清凉寺創始

莫可考元至元間重修正統以來相繼繕葺遂為禪林上棲詳在馬文簡公記中隆慶改元僧玄就駐錫于斯感昔喟敝以其貲慨而新之同志真亮慕緣助焉拮据營者數歲迄今歲之秋告竣事時玄鶴郝子丁艱家居玄就介儒者王雙池氏問記余少讀天竺書有所謂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者國無三毒八難衆珍為飾無十纏九惱群聖為徒水鳥林色色入慧服饌受用種種現成名曰淨土而以淒淒世界為穢以四惡趣苦因果牽纏淫斃邪魔侵惑場亂故也然世之宛如來而乘達摩禮華嚴而誦楞伽者豈歎哉竟未能離穢入淨則以疑城太堅信根弗植故耳緣是諸禪宗說無慮千大都云此以垢以苦以促以多魔惱折之俛歎云彼以靜以樂以延以無退轉攝之使恢知歎捨心知忻取心則今之三昧行人皆淨邦不追之上吉矣儒者異其言誑誕置弗省在文簡從子健庵氏鴈余于滿堂川之園雲橋上翳琪樹羅森鳥鳴山幽水滌林布徘徊覽眺疑非人境曰此非極樂園耶明日入城市則又沈淖

瀾界矣余不謂然心市朝則煙霞市朝心煙霞則市朝煙霞健庵讚余言為法眼單傳更與泉石訂盟焉夫滿堂誠勝槩市心者難居之矧大人幾微之介舜距毫髮之間耶諸禪宗所稱亦有可以相通者余因玄就之請追憶昔與健庵語者漫書復焉健庵園距寺五里自其高大父暨乃父扼峯俱有大施於寺因感及之請助緣姓名列之別方

郝鴻圖曰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則民和而福降

焉祈報由辟各有攸宜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故有國者

必先壇廟郡邑亦如之基重典也綏自戎馬生郊壇廟

俱廢荆榛瓦礫禮祀幾無所矣

王公甫下車卽以治民事神為亟先從事壇廟而諸祀

亦次第就理可謂能盡祭之義者也豈無故而加典乎

總德州志
噫野祭與嗟作泮稱頌匪直私頌以侈盛一時也世道
之盛衰人心之邪正寔於此可睹矣

總德州志卷之三終

總德州志卷之四

田賦第四

地畝明洪武年夏秋地一千一百六十頃永樂年夏秋地

一千一百八十頃宣德年夏秋地一千一百六十頃正統

年夏秋地九十九畝七分萬曆年夏地四百三十七頃

一糧一千八百七十一石秋地七百九十六頃糧六千二

九石六斗九萬曆年夏地內除名佃裁納糧六十三

國朝順治七八十一等年督撫具題奉旨免過荒地共

十二石五斗八升零內前開墾過地一十八畝五分零應
徵本折糧一石三斗又與屯墾過六十九頃五十一畝九

分零應徵本折糧四百八十三石六斗六升○實應免本色起運糧一千七百三十一石六斗二升五合零○實應免本色存留官學倉糧三百七十八石八斗九升零○實應免本色存留官學倉糧六百二十八石一斗一升零每石折銀六錢該除銀三百七十六兩八錢六分零○實應免折色糧三千九百三十石零該除銀五千六百二十九兩二錢六分零○實在地二百九十頃十六畝九釐零該本折糧一千四百七十九石五斗五升四合零○實徵本色起運糧三百八十八石三斗二升七合零○實徵本色存留官學倉糧六十九石四升零○實徵本色存留官學倉糧一百四十四石八斗五升七合零該徵銀八十四兩五錢一分零○實徵折色糧八百八十一石三斗二升三合零該折徵銀一千二百六十二兩三錢九分零

○按該地峯崖毒蛇田難以頃畝計農者但以牛力為率自晨至午名一晌或从土作拘又曰一尋即數晌不能當川原一二畝之入今載項畝者以冊籍相承不敢異也○附萬曆初知州毛諸元除減疏畧據州民李天福

等告稱本州原額十里成弘以後陸續逃亡至嘉靖二十一年准併七里里雖歸併額地糧差尚未減除致累見在人戶包賠因而全戶逃移民困愈深矣况自隆慶以來久旱粟麥無收草根樹皮採食俱盡溝填餓殍途蔽流移生靈危急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告乞除減等因據此查得州民之所以逃者由于差之繁賦之重也蓋本州路當四岔東通燕晉西經寧固南連關輔北達榆林視延屬州縣此為最衝又本州抬夫由東路者歷義合西河青龍三驛直抵山西永寧往還八站奔走為勞兼之里無全甲甲無全戶丁少于前差多于舊且州境極狹東西百餘里南北四十里山谷羅列半不可耕舟車阻絕商賈不通一遇凶荒束手待斃如之何不貧且逃也見今人戶不滿四里以四里之單弱應十里之差糧民安得不困乎及今恤之猶可善後而恤之道莫先于逃糧之減除也是減除之令一行不獨懷輯居民而招撫之策亦寓矣伏惟軫念邊鄙特加寬恤將逃戶所遺地糧有人承佃者起運每石折銀三錢五分存留每石減納五斗無人承佃者查明豁免永為減折等情疏奏

下部議覆永為減折定例○趙世勛舊志曰綏德極矣賴有減折以甦民困于是存者安逋者復民胥利賴矣

戶口隋戶三萬六千一百一十八唐戶一萬八千七百二十金戶一萬二千二百六十明洪武年戶一萬九千八百二十四

戶一千一百二十四永樂年戶一千二百六十宣德年戶一千二百八十八

口二萬九千八百正統年戶一千二百八十萬曆年戶一千二百八十八

口一萬四千兵荒後除去亡絕外實在行差丁四百七十

徵銀三錢四分六釐零。趙世勛舊志曰綏德古今殊時其風土未有改也漢以前無可攷隋戶三萬。唐金不能當三之一。今又不能當十之一。時事可知矣

地丁二項并均徭共原額銀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九錢一分八釐六絲一忽三微五纖

內起運戶部原額民運折色祿糧民校節裁九釐五毫五絲價共銀五千五百七十一兩四錢四分二釐四毫

毫一絲八忽三微五纖除荒照全書實徵銀一千一百四十七兩八錢四分五釐九毫一絲八忽三微五纖順治十

三四五年開墾及清丈自首各省除荒案內夾禮部原額首出新墾銀五百八十五兩二錢六釐三毫

并盤費銀一十七兩九錢除荒照全書實徵銀八兩七錢一分六釐七毫順治十三四五年開墾并夾首及各省除

荒案內夾首出新墾工部原額軍器并故紙毛襖共銀一銀三錢七分六毫

實徵銀五十一兩七錢三分九釐六毫順治十三四五年開墾并清丈自首及各省除荒案內夾首出新墾銀二兩

一錢九分九釐八毫○匠內存蓄原額銀六千四百三十一錢九分九釐八毫五分

順治九年四月會議裁扣各役工食銀二百四十四兩四錢除荒照全書實徵銀一百二十兩三錢四分五釐順治

十三四五年開墾自首新墾銀七兩四錢六分四釐六耗錢二二分六毫又十三四五年開墾自首新墾銀二錢四分

四釐三毫○十四年裁扣官生俸廩等項銀三百二兩五

錢二分六毫又十三四五年開墾自首新墾銀二錢四分

四釐三毫○十四年裁扣官生俸廩等項銀三百二兩五

錢五分三釐三毫四絲除荒照全書實徵銀一百三十六兩八錢八釐八毫又十三四五年開墾自首新墾銀九兩二錢四分八毫○十五年裁汰冗員銀二百一十二兩四錢四分除荒照全書實徵銀九十六兩六分一釐二毫五絲又十三四五年開墾自首新墾銀六兩四錢八分八釐五毫○實該存留銀五千六百六十四兩一錢三分二釐六毫六絲除荒照全書實徵銀二千一百一十兩六分八釐三毫順治十三四五年開墾自首新墾銀三百九兩四錢七分三釐四毫五絲五忽一纖四塵六渺○外遇閏加銀一百七十兩八錢二分四釐八毫九絲六忽內九年裁扣銀一十八兩七錢除荒照全書實徵銀八兩四錢五分五釐七毫又十三四五年開墾自首新墾銀一兩七錢六分六釐六毫八絲九忽一微○十四年裁扣銀一十八兩一錢三分七釐一毫七絲除荒照全書實徵銀八兩二錢一釐二毫又十三四五年開墾自首新墾銀一兩七錢一分三釐四毫八絲七忽一微○十五年裁汰銀一十七兩七錢三釐三毫三絲二忽除荒照全書實徵銀八兩五釐四毫又十三四五年開墾自首新墾銀一兩六錢七分二釐

釐四毫三絲三忽七微○實該銀一百一十六兩二錢八分四釐三毫九絲四忽除荒實徵銀五十二兩五錢八分一釐九毫又十三四五年開墾自首新墾銀一十兩九錢八分五釐三毫四絲九忽四微

舊編冗實裁剝解部銀

一百一十四兩七錢九分九釐六毫四絲三忽除荒照全書實徵銀

五十一兩九錢一分三毫九忽又十三四五年開墾自首新墾銀三兩五錢六釐三毫

原額起運本色糧

二千一百一十九石九斗五升二合六勺八撮五圭除荒照全書實徵糧

三百八十八石三斗二升七合一勺三撮八撮五圭順治十三四五年開墾自首新墾糧二百四十一石五斗九升

五合七勺三撮

原額存留驛倉本色糧

三百七十六石九斗三升六合六勺除荒

照全書實徵糧六十九石四升六合二勺順治十三四五年開墾自首新墾糧三十七石八斗六升八合一勺三撮五圭○以上起存各項載在額外課程銀一十全書增加開墾除荒徵熟各年不同

二分一釐九毫六絲○遇閏加
銀一兩五錢一釐八毫三絲
稅銀 四兩內米糧行二兩
猪羊行一兩牛驢行

一兩本州應協濟廣施縣額解本府廩生月糧裁扣充餉銀

九兩六錢除荒實徵并新墾該支府學廩生月糧銀 四兩

銀二兩六錢四分五釐三毫 除荒實徵銀八錢七分九釐三毫五絲又新墾銀四錢八

分二釐二毫○遇閏加銀一兩二錢裁克兵餉銀八錢除

荒實徵銀二錢二毫一絲○該支銀四錢除荒實徵銀七

分三釐三毫又新墾銀四分一毫三絲○本州稅契銀八兩

本州經徵所屬米脂縣并綏德衛地方西川三眼泉原額

鹽鍋票稅銀 二百六十六兩四錢除荒外舊實徵

并新增銀二百一十三兩一錢二分

物產 菽粟蔬菜瓜果無他異種木惟榆柳槐棗杏白楊

樹植者亦寥寥○雞產地黃土州麻黃款冬甘遂

芫花茵陳柴胡刺芥薄荷知母車前子遠志防風大黃益

母蒼耳木賊草麻兔絲黃芩苦參秦艽葶藶馬兜鈴等多

在荒山榛莽中不能辨以採也鳥獸自家畜外為雉為鴿

為山鷄為鶉為鵲為鴉為鳩為鷓為燕雀為鴟鴞為訓狐

為狼為狐為狸為兔為黃鼯為黃鼠衣卉舊稱萱菊石竹

薔薇芍藥葵蜀葵雞冠鳳仙仙粉團珍珠鬻粟牽牛茨梅玫

瑰紅葉十樣錦之屬今則蔓 州寒煙所存不能二三矣

綏德衛屯地 五千六百九十 糧 一萬七千八百 草 一萬七百

戶 五千三百 口 四萬三千 五百三十 百一十四石 八十二束

趙世勛舊志曰衛地廣而差糧輕屯丁富者安逸老其
身貧者亦能自立州民竊羨之然糧數大都相若而地
之多寡奚啻什伯良以初時占地不均又田漁于兼併
糧蠹于飛詭而愚弱困矣吁此其弊豈一日之漸哉

郝鴻圖曰班固有言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尙矣綏以

彈丸地襍培塿削劣而田一歲之獲不能償所費也又

夏秋雨集兩川衝溢斯民之命寔與河伯共之是以按籍則有名履畝則無實在昔有然何論今日哉迺田賦庸調如通都巨邑例何耶

國朝御極

章皇帝允督撫大臣言蠲除之詔屢下綏民亦汔小康感人稀土滿雖維正之供亦艱矣悲夫賣絲糶穀之言殆爲綏民賦乎

綏德州志卷之四終



